

丁福保 編纂

說文解字詁林

(附索引) 第二册

中華書局

丁福保

編纂

說文解字詁林

(附索引)

第二冊

中華書局

說文解字詁林

無錫丁福保仲樞編纂



說文解字第一上

說文解字第一上 上字大徐所加許君原本十四篇敘目一

篇李陽冰分卅卷小徐亦卅卷大徐仍爲十五篇而每篇析

爲二加上下字以別之大徐于第一上之身新加標目一篇

按許書第十五篇有目何煩重出宋本于新加標目篇端誤

顯漢太尉祭酒許慎記毛本初印亦如此後刊去之其標目

部次宋本與弟十五篇原目同毛本臥身身衣四目跳在尺

尾目下依小徐部敘篇也其音釋與宋本亦或小異以非許

書原文置之不議校議

說文解字第一上 校議云宋本于新加標目篇端誤

說文解字詁林 一上

說文解字第一

題漢太尉祭酒許慎記毛本初印亦如此後刊去之
余觀蔣氏維培所藏初印本其標目篇端無此八字
逮徧閱全書乃知校議所謂初印者實非初印議詳
下篇篇字條段氏說文訂所據本亦非初印余爲是
書乃據汲古閣五次改本因人所共見也漢太尉下
八字每篇端疑皆後人所加許君原本十五篇李陽
冰分卅卷小徐同大徐仍爲十五篇各分上下果是
許語何以每篇下卷亦有此八字且漢者異代人偶
謂果是許語仍恐後人增改非許原文也校議

說釋也文錯畫也解判也字乳也許君後記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
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君合古今象形之文形聲
之字而詮釋之判別之以存古義通俗用也文創于古人字浸益于後世

其數靡窮文無不古說其義而已字則熾多而亦漫失其本必判解之以挽俗而復之古也故文曰說字曰解許君著此書之全指盡于此矣至其所取之文則專用古文而取證于孔子壁中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與張蒼所獻之春秋左氏傳易孟氏詩毛氏及郡國于山川所得鼎彝之銘至史籀所作之大篆與古文或異其合者固取之矣其異者特著之如上

屬旁字重文作秀元屬齋字重文作鑣是也若泰之小篆又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非許君之所取聞列一二如下字重文之下以存其體而已觀後記云厥意可得而說又云其詳可得略說皆實指古文而言末又云其偶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可以知許君之所尚矣又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可知其不合于古籀者所不取也讀是書者當知許君愛古之心精究其體博通其義而力辨其說則文字之本原可得而知也第次第也第一者十四篇之首也

席記

十四部

十四部 部文都數許君原本在篇末與各部同一徐

本皆移冠篇首當非許舊校議識

十四部言自一至肆計十四部也部統也後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明字各有屬其統系至明不可混也席記

六百七十二文

十四篇皆有此句而文字在句末者一二五八九十一十二凡八篇其在句首者三四六七十三十四凡六篇案許君自敘曰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是句讀當在句末之讀今改歸一律

重八十一

重八十宋本作八十一毛本刪去一字作八十校議識毛孫鮑三本同毛後刪去一字句讀

凡萬六百三十九字

凡十四篇之文數重數說解都數一依宋本而注各本之異同于下不復覈實以登下之何者總計每篇之數與許君自敘之數不符也敘曰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今覈毛氏初印與孫鮑二本皆九千四百二十文是溢額六十七文也若以毛氏初改本計之則九千四百三十文是溢額七十八文也而嚴氏所覈凡三事則又多四文敘又曰重千一百六十三今覈三本皆一千二百八十是溢額一百一十七文也毛氏初改本則一千二百七十九較之宋本亦僅少一文也而嚴氏所覈凡三事則又少一文然則毛氏所登下者亦不得其實矣沉大徐並所補之正文十六重文三而計之此又顯然非原文也且以新附字比例之總計雖皆四百二字然毛氏初印

六篇新附文二十，同孫本刊改作二十一，同鮑本十三篇新附文三十七，同孫本刊改三十六，同鮑本是大徐自增者，尚且小有差異，豈能使流傳千年之許書無所增損乎？敘又曰：說解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今凡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許冲上書亦云十三萬，或乃改爲十二萬以成其私，猶幸敘文未改，今留此罅隙，庶有好學深思者刪之補之。

句讀

文三十一 新附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

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皆从一於悉切 弌古文一

一 惟初太始玉篇引同繫傳道立於一造分天

地化成萬物韻會成凡一之屬皆从一於悉切繫

從下 放此 弌 古文一 **校錄**

一 太始宋本作大始小徐韻會四質引作太極可隨本皆从一小徐从皆作從按从相聽也從隨行也義別檢六朝唐人引說文從某從某無作从者也說文舊有音隱世所不傳引見于六朝唐人之書者尙千許事小徐新易之大徐又易以孫愐音朱翱又爲小徐作音實則後世音變以反切讀說文十失三四況許君既言從某聲讀若某不煩反切今姑弗刪其諸本互異置之不議 **校議**

一 校議云宋本作大始按宋本作太始校議所據或一宋本許書無太篆說解不拘小徐韻會四質引竝作太極許氏槩謂始字長四語乃隔句用韻法校議又云許君既言從某聲讀若某不煩反切余謂許言讀若皆古文假借非擬其音也議詳下文祿字條

弌 疑校者所加許書重文皆埒見于說解中不出篆體或見于本篆下或見于他部所據之偏旁下校者輒據說解增補篆文而又廣搜古籀今俗雜出皆非許舊李燾謂籀古文皆後人依字林補校議謂亦古文卅一皆出續添尙非定論又按古布古款識石鼓

文皆無式式字孫皓天冊元年所刻孫吳禪國山

碑有式字其非古文可知議刪後仿此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 道立於一故吾道一以貫

之一即太極在易惟乾之初九即乾元也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太始徐鍇本作太極 易乾鑿度云太極者未見其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蓋形氣未生之前渾然者此生形生氣之理耳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質然後三才備而萬物具焉文字之作原于伏羲作八卦以垂憲象而倉頡繼之造書契以易結繩蓋所以窮盡萬物之形所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而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成焉故許君追惟上古造文之初以推文字之本不言太極太初而言太始者理與氣不可以形象也自氣生形然後可得而象之而文于是乎始矣所以明文之義起于形也道者萬事萬物通行之道道雖萬變而其始立于一即伏羲所畫一奇之畫也有此一畫而文字之原實立于此一者天也至大者莫如天故一大為天由是分之為耦以象地禮運三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式 古文一

案二二三古文皆从弋七聲也指木之聲以為數猶俗之指竹而言二箇箇也弋為古文一者非以一為非古文也一天也二天地也三天地入之道也故古文二字與天字上字同義其後借以為數目之名而特加弋以別之也

席記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皆從一校此依大徐也小徐本作惟初太極惠氏周易述戰乾元萬物資始說文曰元從一故春秋一年稱元年說文又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董子對策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是乾初為道

本據此作惟初太始是也

初定本

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臣錯曰一者天地之未分太極生兩儀

一 旁薄始結之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必橫者象天地人之氣是皆橫屬四極老子曰道生一今云道立於一者得一而後道形無欲以觀其妙故玉弼曰道始於無無又不可以訓是故造文者起於一也苟天地未分則無以寄言必分之也則天地在一之後故以一為冠首本乎天者親上故曰凡一之屬皆從一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之所加甚為疎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伊質反

弋

古文一臣錯曰弋者物之株橈義主於數非專一之一若言一弋二弋三弋如今人言一箇二

箇一枚二枚故曰枚卜也箇從竹

繫傳

枚從木弋弋也枚亦木也會意

陽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三質從弋臣錯以爲弋之訓質蒼雅

未聞既云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從繫

弋則一二之時形質未成何得從弋其謬甚矣

傳

妄祛

一惟初太極說文作太始

繫傳攷異

太極鉉作太始按同一許書而鉉錯各異蓋許書至南唐

一時譌誤已甚鉉錯各以意改故是非互見茲不及悉詳其

同異取鉉義之長於錯者則曰當依鉉作某取其說可兩存

者則曰鉉作某下放此親上下當有也字此足冠首義也

下更當有許慎自鉉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十三字以發明

凡一皆從一之義也此鈔寫譌脫以下言譌脫者放此

皆當作壹

校錄

一惟初太極大徐極作始太極見易傳太始見子書可以決

所從矣凡一之屬皆從一大徐從作从諸書所引皆作

從惟玉篇作从蓋後人以大徐本改嚴氏桂氏昔用從

字是也其天從一大不從一不聲之類皆放此不更出

作太始可証大徐本之不誤又大徐作皆从一小徐作皆從一
二徐異用全書皆然按相聽也從隨行也兩義雖殊而皆
可用從今行字應且从以爲說文舊本嚴氏可均說文校議曰
檢六朝唐人引說文從某從某無作从者也于此益見諸凡引
說文者多係小徐本此見當否疎實者二徐異

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始於

凡一之屬皆从一

一之形於六書爲指事凡云凡某

居不相禱則也爾雅方言所以發明轉注假借倉頡訓

文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爲書俾學者因形以考音與

義實始於許功莫大焉於悉切古音第十二部凡注言

識古韻凡十七部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

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係理合一不素故

既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又恐學

者未見六書音均表五篇俾形聲相表裏因端推究於古也

後附古義

可互求焉

而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爲質

段注

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

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

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本古文文明矣何以更出式

式也蓋所謂即古文而

也引申之凡始皆曰初故爾雅釋詁曰初始也周易繫辭傳曰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虞翻曰大極大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大極卽大一在天地未分之前追溯其初故云惟初大極

道立於一

補曰是部繇所行繇也一達謂之繇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立部去恒也從大立一之上於者鳥部重文作於說云象古文鳥省是於卽鳥也孔子曰鳥呀呼也取其助氣經傳因以於爲語助言道立於一者三部三天地人之道也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是之謂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之斯立是之謂道立王部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上一卽天道下一卽地道中一卽人道豎一爲一以貫之此據兩儀既生爲說然大極之初元氣雖壹壹未判而天地人之道固已先立於一矣故云道立於一

造分天地

補曰爾雅釋言作造爲也作造爲三字互訓則造亦作故周官膳夫鄭注云造作也作有始義則造亦有始義故呂氏春秋大樂篇下賢篇高注竝云造始也八部分別也從刀刀以分別物也造分猶言始分天字解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地字解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天地於大一之後始分故云造分天地

化生萬物

韻會引作生

補曰化者匕之借字匕部匕變也從到人化教行也別坐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萬本蟲名內則鄭蟲也從角象形禮記借范艸之范爲萬檀弓內則鄭注竝云范蜂也然則萬蟲卽蠶蠶之起也羣蠶從以萬數故借以爲千萬宇風俗通論數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牛部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勿聲繫辭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敘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明萬物非天地之化不生故云化生萬物總而論之祭酒此說蓋言思惟始初大極之前天地未分函三爲一道已於是乎立及

一分爲天地萬物於是乎生故乾鑿度引孔子曰易始於大極鄭注云氣象未分之大極分而爲二故生

天地又曰一者形變之始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

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竝俱

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以下爲

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動而進陰

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

十五之謂道鄭注云彖者交之不變動者五象天數

道老子道化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萬物呂

氏春秋大樂篇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高注云陰

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又曰天地車輪終則復

始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淮南子原道訓道

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

天地萬物之總皆闔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是皆

許說之所本也此四句以極一地物爲韻小雅斯千

韻講亥字古文說云亥爲豕與豕同亥亥而生子復

從一起亦四句以豕意子起爲韻自敘云立一爲端

畢終於亥起訖皆用韻語足徵古人著書始終謹嚴

之迹

凡一之屬皆從一

補曰二部凡字解云最括也必言凡者敘云分別部

居不相雜廁又云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曰類聚物

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襍而不遞據形系聯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是其文字繁

多各有統屬故須發凡以爲最括周官宰夫職曰掌

官成以治凡左氏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然則否杜注謂此蓋周禮之舊制其釋例云僂凡

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以母弟二凡其誼不異說文

每部之首言凡誼取周官左氏矣某之屬者尾部屬

連也謂連其字使有所統猶周官則帥其屬之屬也

皆從某者从部從隨行也謂隨其文各依其類猶周

官則從其長之從也又全書言凡某之屬皆從某非

僅指本部而言它部有從某字者皆於此部凡某該

之如一部元天丕吏之從一自不待言若帝下云古

文諸上字皆從一王下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一卽

一貫故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

推一合十爲士韻會所引如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

屯然而難從少貫一一者地也艸藏也從外在艸中

一其中所以薦之正是也從止一以止足古文正從

一足足亦止也屮犯也從反入從一十數之具也一

爲東西——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具矣。晉聲也。從晉合
一。所以書也。從市一聲。市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
廬謂之寸口。從一。一百一十也。從一。白數十百爲一
貫。相章也。再一舉而二也。從一。聿省。五指持也。從
一。聲。刃傷也。從刃。從一。日美也。從一。含。一。道也。
一。氣欲舒出。上礙於一也。亏於也。象氣之舒。亏從
一。從一。一者其氣平也。屮祭所薦牲血也。從屮。一象
血形。△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卩木下曰本。從
木。一在其下。米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一者
記其心。下五字據宋木上曰末。從木。一其上也。十艸
木之初也。從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者地也。屮出也。
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止也。從止。
盛而一橫止之兒也。艸葉也。從艸。穗上貫一下有
根象形。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從日。一象形。旦明也。
從日。見一。上一地也。屮穿物持之也。從一。橫。田。各本皆作
實據許說。象寶貨之形。並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並。
當如此。象形在一之上。上一地也。此與耑同意。一地也。三字小
爲徐錯說。廣韻集韻類篇。口覆也。從一下。屮也。口重
皆有此三字與大徐同。徐本無韻會。以
覆也。從口。一。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從一。兩。平分於土
之高也。從爪。從一。一地也。丌高而上平也。從一。在人

土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從
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易開也。從日。一。勿象馬一歲也。
從馬。一絆其足。而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立恒也。從
大。立。一之上。灋从水。一所以覆也。出害也。從一。離川
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口象雲。水需其間也。丌鳥飛
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屮鳥飛從高下
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屮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
本也。此二字至也。從氏下。箸。一。一地也。关平頭戟
也。從一。一橫之象形。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地
止也。一曰止也。從止。一。一有所礙也。未五字據
衰後有所俠藏也。從一。上有一覆之。二地之數也。從
耦。一。與賜予也。一。與爲。且薦也。從口。足有二橫。一
其下。地。卩陽之正也。從一。微陰從中。袞出也。令古文
甲始於一。見於十歲成於木之象。丙位南方。萬物成
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口。一者陽也。辛秋
時萬物成而輒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從一。從辛。辛
鼻也。庚古文西。從夬。從一。據類篇引如此。庚爲春門。萬物已
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庚開門象也。戌滅也。九月陽
氣微陽下入地。戌合。一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
戌。一。亦聲。以上諸一字皆一之屬。皆從道立於一之

一故云凡一之屬皆從一舉此一隅其餘五百三十九部皆可以此推之

式古文一

補曰吳氏穎芳說文理董云弋者杙之省猶枚也一枚爲式式式並同紹蘭按一古文式而以式爲古文一者禮經公食大夫禮一以授賓鄭注云古文一爲壹壹亦不古於此一此漢時注經者所謂古文如士冠禮闕西闕外注云古文闕爲榮闕爲燧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嘏之等鄭以所傳之經有今古文之分故傳古文別於今文或用今或從古祭酒則專說解文字與注經異故全書但傳古文以別篆文籀文無偶今文者此古文式蓋自敍所謂甄豐等改定之古文非孔子壁中之古文也吳禪國山碑式十有式式十有九用此式字

段注訂補

一注云古音第十二部凡言一部二部以至十七部者謂古韻也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識古韻凡十七部故既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又恐學者未見六書音均之書不知其所謂乃於後附六書音均表五篇

按段氏審於音韻中年作六書音均表極爲精核不若注說文解字時老將至而毫及之也然書出段氏之手創爲十七部之說自倉頡造字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

許叔重下逮徐鉉輩皆非所逆知也注古書而難以已書大非體例徐鉉輩傳云通論備矣乃同爲解說文之書詳於彼而略於此故爲此言非如段氏強古人以就己之繩墨鄭康成注三禮箋毛詩皆完書未嘗以所著它書欄入亦不云某作某書附刊以行也自漢迄明俱無此體自視過高遂有此憾

式古文一注云此書法後王尊漢制以小篆爲質而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二一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式式式也蓋所謂即古文而異者當謂之古文奇字

按古籀之文中豐而首尾皆銳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籀而以小篆法書之既定一字爲正文兼取其異者爲重文錢少詹事大昕曰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備而後錄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式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式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式古於一也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以滋甚矣其言明確可信許書正文之外凡有合於六書者備載之皆別體也是以重文古籀或多至三四字孫氏星衍云言古

匡謬

徐箋

皆從一

鶚冠子

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割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

有精專是名陰陽又云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
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齋論而無涯廣雖太初氣之始也
生於西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戊仲清者為
精濁者為形也至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清者為
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而
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禮記月令正義老子云道生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禮運云
禮必本於大一而為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極者未見其
氣大初者氣之始也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者
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
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混元之氣分二則天地
為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為二則天地
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而為天地同也二生三
者謂參之以人為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
物備生其間易序卦有天地始後有萬物乾鑿度孔子曰
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禮運是故夫禮必
本於大一而為天地哀公問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如特
性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王充論衡自然篇天地合氣萬
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賀述禮統天地者元氣之
所生萬物之所自班固典引太極之先兩儀始分細細
還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為一莫制莫御若
斯久之豁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
儀天地細縹萬物化治凡一之屬皆從一者許氏自云
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又云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徐錯
日分部相從自許始也餽案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又以
統字皆人傳為

古文一

戴侗六書故謂式不能古於一欲以弋為小篆一為古文案
小篆意趨簡易數目字尤所習用故省弋為一其二三皆因
一積成之猶古文之積三為四也戴氏以簡義證
為古文縣為小篆豈李斯作字之本意乎

義證

惟初太極。此論道非論世故舉繁辭易有太極以立言
大方言造分天地。道立於一。繫辭天下之造分天地。兩儀
此不得偏主于乾。動員夫一。造分天地。兩儀
化。成萬物。乾道變化。坤作成物。案序曰立一。凡一之屬皆從
一。指他部而言。從一而不隸一部者。如正字從一。則止為主
一。為從旦字從一。則假借之義也。從一聲者。更無論矣。五
百四十部。
古文一。蓋奇字也。六書故曰弋不能古於
竝放此。
禮記壹戎衣。尚書作壹戎殷。田獵畢翳。鄭注。今月令翳為弋
是古文弋以弋為聲。弋式則因弋而遽加也。前修謂古文不
盡可以六書推此類皆是。餽案方言。一。句讀
蜀也。廣雅蜀弋也。弋必疊韻皆從弋聲。
一之所以為數首者。非曰此字祇一畫。即可見一之意也。
果爾。則一畫成字者。為部首者。十八字。列部中者。二字。何
者。不可以為一字哉。此即卦畫之單。乃一畫開天之意。故
平置之。
弋。蓋從一弋聲也。入一部固宜。玉篇亦同。特說曰古文恐
是奇字也。一字當最古。印林曰。一古於弋是也。似六書故
已言之。從弋聲則非也。前篇謂為彰飾是也。弋古音之部
一古音至部弋。廣韻職韻與職切。一。廣韻質韻於悉切。古

今韻皆不合也況更有式式之必不可弋聲乎

王汾泉說文音義曰古一弋皆有意音禮記壹戎衣尚書作壹戎殷田獵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翳爲弋是古文弋以弋爲聲式則因式而遞加也前修謂古文不盡可以六書推此類皆是

案王汾泉云云宜增入弋聲也下爲雙行小注

質

一弋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萬物古文又弋爲弋

於大書爲指事凡一之字多指事不指天至道至聖且立或爲屯弋非指地也易元亨卦田雨夫卦亨開指其事以爲形未本而及刃泰子學家通集指其事以爲意又聲以覆土可以爲弋毋以弋爲言所合正言所止皆所謂指事也方言十二一蜀也南楚謂之獨淮南陰言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老子抱一爲天下式又書君賁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傳天子也周書文傳從生蓋以養一丈夫注天子也又後漢郎顗傳三百四歲爲一德賤借養之詞呂覽知士一至此乎注猶乃也又魯頌連語漢書路溫舒傳喻爲一切從方進傳奏請一切增賦後漢光武紀注一切謂權時非久制也古韻詩素冠叶緝結一楚詞遠遊叶一逐越范蠡語叶物一失利老子贊元叶詰一三略上叶雷一疾閉結鬼谷子陰名

通訓

通訓

通訓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

弋古文

弋

詮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弋

古文

儀禮士冠禮壹指壹讓注古文壹作一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二十九年不壹而足是一壹通

通正

弋

古文一廣雅蜀弋也卽方言之一蜀也繫傳錯曰弋者物之株檠云云乃弋注文錯簡

補考

弋

古文一○胸按古一弋皆有意音禮記壹戎衣尚書作壹戎殷田獵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翳爲弋是古文弋以弋爲聲式則因式而遞加也前修謂古文不盡可以六書推此類皆是

五翼

弋古文一

大小

李陽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三質從弋

謹按小徐糾陽冰弋訓質蒼雅未聞誠然一加从弋乃是其聲說文象形之字古文別加偏旁或形或聲不一而足厥後二三字亦仿如此旁非形非聲古文中原有此等義文不必求以六書至小篆變古亦然即如上丁作上丁於指事之義何居直取屈折茂美耳而

許君列文在所不廢商義

一部式古文一案古文者謂古文諸經中字非別有古字書也然古文諸經中字實有二種其一爲眞古文如上部上丁之類是也上部又云二古文上字案郭忠恕汗簡據王庶子碑上作二華岳碑下作一趙宦光說文長箋曰上下古作二二變而爲二二再變而爲上丁也謂取一而橫之即爲二二取一而直之即爲上丁實皆同體部首作上而部中字從二固無害段王裁說文注本改上丁爲二其一乃籀文如此式字及二部式字三部式字之類是也籀文而亦謂之古文者以其出於古文經中也明乎此乃可以讀說文不然必先有一字後有式字式必不能古於一豈非開卷一大疑乎又如又部及之古文變淺明是逮字會部會之古文給玲明是這字如此之類許書中亦往往而見蓋必古文經作變今文經作及故即以逮爲及之古文而不繫於這下也古文經作玲今文經作會故即以給爲會之古文而不繫於這下也不然何其錯亂之甚乎許氏自敘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諸家解此皆連上厥誼不昭爰明以諭二句爲義則指說文中所引諸書而言然說文中所引如日部引易曰爲的頤而馬部引易曰爲的顙作昉者孟氏則作昉非孟氏矣人部引虞書曰旁救傍功而毛部引虞書旁速傍功作救傍者孔氏則作速非孔氏矣毛部引詩曰江之永矣又引詩曰江之榮矣作永者毛氏則作榮非毛氏矣認之敘言乃復不驗自爲敘何違背若此也錢大昕說文解字詁林謂雖同無互異陳東塾讀書記又據敘言在永元困頓之年至神上書之年相去一十二年謂此二十二年中許君有增人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敘文未及改至已殆而遺子上書尤不服改耳俱恐未然竊謂

氏此敘語即指書中古文而言不當連上文爲義蓋謂書中所收古文本於此孟氏易孔氏書毛氏詩諸書故曰皆古文也使今人爲此敘則當云其傳古文易孟氏云云而刪下皆古文也句乃爲明白許漢人文字與古故其傳之下即接易孟氏云云而又出皆古文也一語補明之句法倒裝古人亦自有此文理而不圖後人以後人之文理解之於是是一部許書動多乖謬矣書中文字有古文者不及二十分之一然則其闕者正多故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一語即指篆文下無古文者而言亦非指書中之闕字也嚴可均說文校議曰凡言闕者徐等指爲許語皆承李陽冰之誤也舊案氏部豈小徐本云家本無注而大徐本亦曰闕此闕字爲校者所加之明證如言部謂古文謹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詢公錢姑說又對註曰許君云古文者皆言尙書非別有所謂古字之書也豈謂錢氏此說已得其要書中古文大半見於尙書就其顯者此諸字之外若弓部引尙書曰若顯木之有弓橋古文言由案此橋木部梓亦古文獻又弁部引周書曰伯樂古文雅古文同字當云雅古文同字又蠅部載古文蠶从戔周書曰我有戔于西又斤部詔古文斷从卓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皆可證也又如夕部組下引虞書曰放勳乃殂殂又出殂云古文殂从夕从竹部路下引夏書曰惟箇錫棣又出銘云古文銘从殂木部棣下引夏書曰棣榦栢栢又出糾云古文栢依部敝下引虞書曰敝谷絲又出縶云古文縶心部縶下引商書曰今女縶縶又出縶云古文从耳谷部谷下引虞書曰谷穀詠距川又出潯云古文容士部壘下引尙書曰穀壘洪水又出

不明引尚書而可以意知者尚不勝枚舉然則錢氏之言豈非信而有徵乎特細核之亦有不盡出尚書者如石部廿古文橫周禮有廿八則卅字又出周禮矣神部史古文舊象形論語曰有荷東而過孔氏之門則史字又出論語矣此二者最顯著者也又如口部咨下引易曰以往吝又出古文參刀部利下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出古文物則參勳出於易也華部棠下引詩曰巨葉維樅又出古文雞角部衙下引詩曰設其楅衡又出古文與宮部處下引詩曰實覃實吁又出古文與則雞與重出於詩也閔部盟下引周禮曰閔有疑則盟云云又出古文盟巾部席下引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又出古文國戶部殿下引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又出古文楓女部奴下引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臺又出古文泆虫部蚺下引周禮有蚺醢又出古文隸則盟醢醢亦出於周禮也 糸部絲下引周禮六彝云云又出古周禮林部麓下引春秋傳曰沙麓崩此經 文義附此兩古文並著一或不出於下引論語曰文質份份又出古文彬門部閔下引論語曰行不履閔又出古文閔則彬閔亦見於論語也由此言之必合諸經方爲賡備錢氏益不能理會夫敘中之語故說之雖得猶未免於偏也

造分

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於悉指事炳案一者渾淪之名元皇之數方言云一始也廣疋云蜀弋也之借字其義爲道之見端故說解云太始夫太始之道太極也分可爲天亦可爲

地義雖對待形卻特立所以音从始生方言轉爲特獨由始推終萬物亦从一起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惟舉元皇爲形則凡物象渾淪者均可借一爲之是以造字之假借一象甚廣

部首訂

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案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戴記禮運云夫禮必本夫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四時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天地天地本乎大一大一即太極禮運孔正義云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天未分曰一其氣必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是大極爲天地之始而大一亦爲天地之始故易繫辭曰易有大極虞翻注曰大極大一也許君云道立於一即戴記中庸云其爲物不貳之義天之氣即天之理總謂之天道天道無氣數義理之分故人性亦無氣質義理之別道立於一乃天地之合有合必有分故禮記禮運篇云分而爲天地土部地字解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元氣即所謂道於一元氣初分即所謂造分天地也云化成萬物者莊子齊物論散問天籟注云天者萬物之總名周禮天官鄭目錄云天者統理萬物爾雅釋天釋文引禮統云天之爲言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陳列其道可珍重也是言運轉陳列即造分化成之意管子內業云一物能化謂之神事事能變謂之智二語與許義合

釋言疏證

一變作一，象人地未分之形蓋一者惟初極道立於一，這分天地化成萬物也。天地未分是為太極，極即一之謂故曰道立於一，迨太極生兩儀，則天地遂分，而萬物可化成矣。古文一作文，與二三作式或同意。朱駿聲云：「二三皆從戈，戈者表識之意也。」一大為天，天者顛也，至高無上也，顛為人之上頂，故以為凡高之稱，以其至高無上則其大乃無有，二矣。故字從一大取意。一在一上為二，二者高也。一上加一，其高可知矣。二即古文上字，垂首有字字皆從之。古文又變作上，即以二引而長之，所謂引而上行也。小篆又變作上，蓋由二上二字變作此形耳。一在一下為二，二者底也。一下又綴一，其底可知矣。段氏謂底當作氏，氏即今之低字，低與高意相反，故其字從反二為二，二即古文下字，古文又變作下，即以二引而長之，所謂引而下行也。小篆又變作下，蓋由二下二字變其形耳。